

薩爾瓦多大選與美國的中美洲政策

王建勛

壹、薩國政治鬭爭與流血衝突擴大

薩爾瓦多經過四年多長時期的流血衝突，已造成四萬多人死亡，卅多萬人逃往國外以及廿多萬人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薩國的經濟情況亦不斷惡化，除了各項建設多遭戰火破壞之外，經濟結構多已破產、生產停滯、資金大量外流、物資及必需品缺乏，人民生活愈加困苦。雖然美國從一九七九年對薩爾瓦多的經濟援助不斷增加；至一九八四年美國已給予薩國五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還不包括美國間接的軍事援助）和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但仍未能挽救薩國所面臨的各種危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乃是從一九八三年八月，美國和宏都拉斯舉行為時半年的聯合軍事演習、十月美國進軍格瑞那達，顯示雷根總統已決心要以實力阻止中美洲情勢惡化，但是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的武器來源仍未切斷，尤其是美國設在宏都拉斯芳沙卡灣（Fonseca）泰哥利島（Tigre）專以監視秘密輸送武器船隻的雷達站，並沒有收到效果，尼加拉瓜照樣能把武器經由芳沙卡灣輸送給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還有美國給予薩國政府軍的武器與裝備，有不少落入左派游擊隊之手，以致從一九八三年底，武器不斷獲得改善的左派游擊隊經常在薩國北部克巴那斯、查拉曼哥（Cabanas, Chalatenango）等地區採取主動攻擊，多次與政府軍激戰，顯示薩國三萬多人的政府軍與經由美國訓練的八百名軍官和四千多人的精銳部隊似已難壓制左派游擊隊的暴亂。其二是自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八日舉行制憲國會議員選舉以來，美國原期望薩國能經由選舉程序緩和內部衝突，俾便以和平方法解決薩國危機，可是薩國國會議員選舉以後，政治鬭爭從以往的政府轉移到國會，黨派鬭爭更趨激烈，政治衝突擴大，各黨派協議推舉出來的臨時總統馬加納（Alvaro Magana）無法掌握全局，以致薩國政府除致力修改憲法、準備總統選舉以外，對土地改革、政黨參與、流血衝突以及人權問題都不能解決①。

在右派操縱下的薩國國會議員選舉是在內戰中進行的。因右派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得勢，受軍方和大地主支持的極右派「國民共和聯盟」領袖陶布森（Roberto d'Aubuisson）得能聯合其他右派政黨以多數席位控制國會。陶布森領導的極右派聯盟掌握很多政府重要部門，壟斷國家政治，極力阻止「基督教民主黨」（Partido Democracia Cristiana）的土地改革計劃，引起「基督教民主黨」領袖杜哈特（Nepoleón Duarte）與陶布森在國會中再度對抗。然而已出任國會議長的陶布森不僅在國會中領導

註① Enrique A. Baloyra, *Political Change in El Salvador? Current History*, Feb. 1984, p. 34-38.

極右派聯盟否決了土地改革計劃，並且利用極右派的恐怖組織不斷暗殺屬於基民黨的地方官員，恐嚇支持土地改革的國會議員，幫助大地主驅逐以往在二〇七號法案下已分配到土地的農民^②，把在美國支持下已花費二千一百萬美元的土地改革工作完全破壞。

隨著土地改革工作的中斷和流血鬪爭的擴大，左派游擊隊已建議以談判結束內戰。左派游擊隊的和平攻勢，不僅引起薩國各階層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流血衝突，同時也引起了軍中的爭論：國防部長賈西亞（Jose Guillermo Garcia）認為單以軍事已難取勝，必須以政治方法解決內戰。極右派聯盟領袖陶布森反對談判，堅持繼續戰鬥。爲了改變此種不利情勢，他乃一方面擴大恐怖活動，一方面策動軍事政變，利用反對賈西亞的軍事領袖迫使其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③。

自四個美國傳教士在薩國被極右派恐怖組織暗殺以來，美國國會對薩國軍事援助經常附帶有改善人權、實行社會與土地改革的條件。至薩國國會議員選舉以後，美國參、衆兩院都在迫使雷根總統採取措施，調查薩國的人權情況，並打開中美洲談判之門，促使薩國政府與左派游擊隊進行無條件的談判。薩國國防部長賈西亞的辭職，更引起美國國會的不滿，特別是民主黨議員一再抨擊薩國極右派阻止土地改革、繼續政治暗殺與刑求，而不斷削減或擱置雷根總統對薩國的各项援助。雖然雷根總統無意改變對薩國的政策，但爲了減少美國國會的阻力，儘可能的促使薩國政府建立公平的制度，並與左派游擊隊進行談判。於是在雷根總統特使史東（Richard Stone）的安排下，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九日，薩國政府終於成立「和平委員會」，開始和左派游擊隊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進行談判。可是左派游擊隊拒絕放下武器參加總統選舉，堅持要求組織一個有廣泛參與的政府，致使談判不久即告破裂^④。此後，薩國在和、戰兩難的局面下，極右派聯盟仍在反對改革，繼續用以暴易暴的恐怖手段阻止薩國走向民主；而沒有進入國會的「民主革命聯盟」（Frente Democratico Revolucionario）與左派游擊隊仍堅持要以武力獲取最後勝利。在這種情況下，流血衝突擴大，人權更無保障。據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薩爾瓦多天主教會公佈，一九八三年薩國有五千六百個平民被殺死亡，其中三千六百五十八人是軍方所爲，一千五百九十六人是極右派恐怖組織所爲，六十七人是左派游擊隊所爲。在一九八三年，左派游擊隊和政府軍雙方在戰鬥中死亡的有四千八百人^⑤。

貳、季辛吉的報告與美國的人權外交

註② *Ibid.*, p. 55.

註③ *Ibid.*, p. 57.

註④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30, 1983, p. 4.

註⑤ *Le Monde*, Feb. 9, 1984.

隨著薩爾瓦多情勢的繼續惡化，美國各方已擔心薩爾瓦多可能成爲另一個「越南」。美國內部，無論是政府、國會或輿論，對於在中美洲究竟採取什麼政策？薩爾瓦多內戰會不會成爲新的越南？即逐漸擴大了爭論^⑥。雖然雷根總統儘量避免美國直接介入中美洲的流血衝突，期能以增加對薩爾瓦多政府的軍事援助和擴大美國在宏都拉斯的軍事活動，來嚇阻蘇俄和古巴的軍事冒險以及尼加拉瓜的革命輸出，但是爲了終止美國內部的爭論，尋求共識，乃同時任命前國務卿季辛吉出任由十二成員組成的「兩黨中美洲委員會」(The 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Central America)主席，俾能提出一個能有效而又獲得美國各方支持的中美洲政策。

根據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季辛吉向雷根總統提出由該委員會所作成之一百卅二頁的報告，原則上美國是要以大規模的援助來幫助中美洲國家的經濟與民主政治發展，但亦強調了中美洲國家，特別是薩爾瓦多必須要改善人權的情況^⑦。綜合該委員會提出之報告內容，其要點有下列幾項：

一、建議美國和中美洲國家進行磋商，儘快恢復「中美洲共同市場」的功能，以便美國從財政支援、促進貿易等方面促使中美洲地區經濟復甦。

二、建議在未來五年中，美國應提供八十四億美元給中美洲的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巴拿馬、貝利茲以及可能包括尼加拉瓜。此項援助的分配是，六十億屬於經濟發展計劃、二十億屬於信用貸款、四億屬於緊急援助。

三、建議設立「中美洲發展組織」(Central American Developments Organization——C.A.D.O.)，專以策劃從現在至一九九〇年期間，使用二百五十億美元援助中美洲的長遠計劃。此一將由美國領導的組織，可獲得大部份來自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國際金融機構，特別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美洲開發銀行所提供的大量資金(原則上其中一百廿億美元來自國際金融機構，其餘則來自美國或其他國家的貸款與投資)。但是此項促進中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援助，其條件乃是中美洲國家必須實行社會改革、改善人權情況及維護地區的和平，並且必須堅定的承諾保障人民自由、促進政治多元化發展以及實行自由選舉。

四、建議增加對薩爾瓦多政府的軍事援助，從一九八三年度的八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度的三億美元，同時以二千四百萬美元援助反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的游擊隊。

註⑥ Norma Stoliz Chinchilla, *Revolutions in Central America*, Stanford Central America Action Network, Westview Press, 1983, pp. 262-264.

Gordon Connell-Smith, *The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President Reagan's options*, *The World Today*, oct. 1983, pp. 335-392.

註⑦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Jan. 20, 1984, p. 7.

五、建議增加對宏都拉斯的軍事援助和對哥斯達黎加的安全援助。

六、報告中強調民主化是地區發展的重要關鍵，此一原則應運用到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尼國桑定政府必須放棄革命的目標，實行自由選舉；而美國對薩爾瓦多的軍事援助應以改善人權情況為條件。

七、報告中亦承認地區經濟情況的惡化是社會騷亂的原因，但認為根本上仍是來自蘇俄和古巴支持尼加拉瓜革命輸出的威脅。所以十二位委員一致同意，當美國安全遭受威脅時，在最後必要關頭，美國可以展示軍事力量。

「兩黨中美洲委員會」之報告，其基本精神，就是要避免蘇俄和古巴繼續利用此一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矛盾，進行滲透與顛覆，協助中美洲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有良好的發展，從而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同時並進的多元化政策下，來真正解除中美洲地區的危機。從反共立場而言，此一報告完全滿足雷根總統的需要。譬如報告中強調蘇俄和古巴在中美洲擴張勢力，已威脅到美國的戰略均衡，蘇俄即是以其全球戰略的利益，迫使美國在中美洲地區陷入困境，以牽制美國的力量。該報告亦指出，尼加拉瓜已成爲蘇俄在中美洲擴張的基地，不僅威脅到具有戰略地位的巴拿馬，乃至整個中美洲，亦威脅到美國安全。所以報告中強調，雖然以軍事行動對抗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並不能完全代替談判，但是美國對薩爾瓦多的主要目標，仍應以軍事爲主，否則薩爾瓦多即會完全倒塌。此外，報告中亦注意到中美洲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確具有遏阻流血衝突、鞏固國家與社會安全的效果；但是更認爲如果蘇俄和古巴不放棄在中美洲滲透與顛覆的機會，則單是以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仍不能保證左派游擊隊會完全失敗。所以仍然建議，如果中美洲國家都能改善人權情況，美國應普遍增加對中美洲國家的軍事援助，尤其是宏都拉斯與瓜地馬拉。

雷根總統已表明「兩黨中美洲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內容豐富，同意所提各項建議。並已提請國會同意。但是美國國會對此一報告反應仍然相當分歧。一般而言，共和黨議員對此一報告反應尚可，而民主黨議員則多表反對。民主黨議員幾乎都反對此一報告從東西方對抗與衝突的基礎上觀察中美洲的問題，因而就有卅位民主黨議員聯合發表聲明，表示此一報告過份強調軍事以及對抗共黨武裝顛覆的鬭爭，較少談到經濟援助與談判的重要性，顯然是忽略了以和平爲主的目標。

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曾有卅二位民主黨國會議員聯名致函雷根總統，指責他否決了國會對薩爾瓦多政府的軍事援助必須以改善人權爲條件的決議。在「兩黨中美洲委員會」的報告提出前夕，雷根總統仍在堅持對薩國政府的軍事援助，不必以改善人權爲條件。所以「兩黨中美洲委員會」十二位成員對於中美洲國家人權問題爭論的最多，亦是最分歧的一部份。其中有前民主黨領袖史特勞斯（Robert Strauss）、工會領袖凱爾克蘭（Lane Kirkland）、聖·安東尼市長賽斯尼羅（Henry Cisneros）以及阿爾金多教授（Diaz Alejandro）等，均堅持美國對中美洲國家的援助必須以改善人權爲條件。他們的理由乃是，美國要把中美洲的安全視爲美國本身的安全，即不能讓那些違反人權的情況損害到美國此一目標。最後季辛吉和多數成員終於接受少數

成員的意見，在報告中作出具體建議，即是在未來兩年中，美國雖然提供薩爾瓦多政府軍事援助，但薩國應盡量改善人權情況，倘若薩國繼續違反人權，應即停止對其軍事援助。

雷根總統要使兩黨達成一個妥協的中美洲政策，前途仍很艱難，而首要之圖，就是如何改善薩爾瓦多的人權情況。去年（一九八三）十二月間，美國副總統布希訪問中美洲時，即已聲言要把薩爾瓦多極右派恐怖組織有關的份子驅逐出境，並促使薩國政府必須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前改善人權情況。一九八四年一月卅日，國務卿舒茲訪問中美洲時主要亦是和薩爾瓦多政府討論軍事援助與人權問題。然而就在今年二月三日，前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懷特（Robert White）在衆院作證，指雷根政府隱瞞了薩國極右派領袖陶布森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廿四日，曾使四名兇手槍殺薩國總主教羅米洛（Mgr Oscar Arnulfo Romero）事件，立刻引起國會譁然。二月七日衆院即通過一項法案，規定任何對薩爾瓦多的援助，必須以改善人權和消除極右派恐怖組織爲先決條件。因此雷根總統更迫切的期望薩國儘快舉行大選，俾便透過薩爾瓦多的總統選舉來改善薩國的人權情況。然而薩爾瓦多的總統選舉仍是極右派聯盟陶布森和基督教民主黨領袖杜哈特對抗的局面。很明顯的，如果陶布森當選總統，美國國會即很難通過對薩爾瓦多增加軍事援助，甚而美國國會對「兩黨中美洲委員會」所提各項建議的支持程度如何，亦將完全取決於薩爾瓦多的總統選舉結果。

叁、薩國總統選舉及其影響

對於一個在內戰中的國家而言，三月廿五日薩爾瓦多的總統選舉，確是一項相當複雜而艱鉅的工作。在雷根政府的安排下，要使薩國選舉盡量達成公平與公正的目標，特別提供了三百五十萬美元，以作爲計票電腦設備及操作的費用，並指派包括六名參議員和十一名衆議員的觀察團前往薩國觀察選舉的進行。另外，爲確保薩國的安全，使選舉能在寧靜中進行，從今年一月雷根政府已升高了在中美洲的軍事行動：如先後從巴拿馬美軍基地及華盛頓州調派精銳部隊，到宏都拉斯臨近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地區參加空降演習，不斷派偵察機監視薩國左派游擊隊的活動，並自四月一日起，美國和宏都拉斯舉行「閃電一號」（Granador I）聯合軍事演習，其目的，就是要嚇阻尼加拉瓜不要乘機蠢動，警告薩國左派游擊隊不要破壞選舉。

然而在美國和薩國軍隊戒備下，薩國左派游擊隊仍然展開破壞活動。在選舉前夕，他們切斷全國各地的電力，截斷泛美公路和沿海公路的交通，沒收選民的身分證，甚而製造恐怖，恐嚇選民不要前往投票。投票當天政府軍和左派游擊隊整天均在戰鬥，至少有六十人死亡。雖然如此，但仍有一半以上的選民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投票所投票。

薩國有五百萬人口，十八歲以上有投票權的公民約佔一半，其中有一百八十萬人登記投票。據薩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四月二日公佈的投票結果，除了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張廢票以外，在一百廿六萬六千二百七十六張有效票中，八位總統候選人的得票率

是：

一、中間偏左的「基督教民主黨」杜哈特得四三·四一%的選票；

二、極右派的「國民共和聯盟」陶布森得二九·七六%的選票；

三、右派溫和派的「國民協調黨」(Partido Conciliacion Nacional) 候選人葛瑞羅 (Francisco Guerrero) 得一九·三一%的選票；

四、右派的「民主行動」(Accion Democratica) 傅卜 (René Fortin) 得三·四六%的選票；

五、極右派的「薩爾瓦多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Salvadoreno) 柯曼尼 (Francisco Quinonez) 得一·九二%的選票；

六、右派的「薩爾瓦多憲政黨」(Partido Institucion Salvadoreno) 依斯哥巴 (Roberto Escobar) 得一·二二%的選票；

七、右派溫和派的「中間共和運動」(M.R.C.) 羅沙利 (Juan Rosales) 得〇·五二%的選票；

八、極右派的親民黨 (Partido Orientacion Popular) 托葉洛 (Giberto Trujillo) 得〇·三五%的選票。

因為第一次投票選舉結果，無人獲得所需百分之五十過半數選票，按照薩國法律規定，以得票最高的兩人再進行選舉。所以五月六日第二次投票，就是「基督教民主黨」杜哈特與「國民共和聯盟」陶布森兩人一決勝負的局面。

第二次投票較第一次寧靜，雖然左派游擊隊在一些鄉村地區阻止選民投票，但並沒有和政府軍直接衝突。據五月十一日薩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公佈，在第二次選舉中，杜哈特得七十五萬二千六百二十五票，得票率為五三·六%；陶布森得六十五萬一千七百四十一票，得票率是四六·四%。杜哈特已經獲勝，定六月一日正式就職，而成爲薩國七年來第一位文人總統，任期五年。

杜哈特一九二六年生，是一位學養有素的工程師。他在一九六〇年領導一些中產階級創立「基督教民主黨」，開始爲建立民主和公平的社會而奮鬥。他曾三次出任聖·薩爾瓦多市長，一九七二年三月競選總統，但被極右派軍方拘捕、刑求，在教宗和美國尼克森總統的要求下，始被放逐到委內瑞拉。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右派的羅莫洛 (Carlos Romero) 政府被左派軍人政變推翻。一九八〇年五月，杜哈特返國出任軍民聯合執政團主席，一九八〇年底，左派軍事領袖瑪哈諾 (Majano) 被排出政府，大權又落入保守派軍人之手。杜哈特雖然一直主張土地與社會改革，但却無法克服保守派的阻力，結果保守派認爲他是一名偽裝的共產黨徒；左派則譴責他和右派聯手，沒有任何重大改革，而認爲他是一個叛徒。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國會議員選舉，他當選議員，再度和極右派聯盟在國會中對抗。

現在杜哈特已當選總統，其各項主張對未來薩國政局將有重大影響。綜合他在競選期間和當選後的談話，他一再表示將要進

行廣泛的談判，強調以和平方法解決內戰，雖主張保留美國軍事顧問，繼續接受美國軍事援助，但堅決反對美國直接軍事干預。他認為薩國的內戰是來自兩極的對抗，無論是極右派或極左派，其性質都是破壞性的，所以他要以嚴厲的措施伸張和平與正義，保證將解散極右派恐怖組織，加強控制軍隊，並與左派游擊隊進行談判。他將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薩國總主教羅米洛被殺事件，以及過去各種暗殺和恐怖罪行。但是他亦認為結束為時四年的長期戰爭並非易事，而呼籲所有的政黨均能支持多元化的政治，並要求極右派合作建設薩國的民主政治。

雖然薩國人民經過半個世紀，迄今始通過自由選舉表示了他們的意願，但是薩國經過了四年多內戰的創傷，所有和平與重建的路途仍有很多困難，而杜哈特首要之圖便是必須克服左派游擊隊、極右派以及軍方的阻力。

一、從左派游擊隊已擁有良好的武器和嚴密的組織而言，他們仍有繼續製造暴亂的能力。左派游擊隊拒絕放下武器參加選舉在先，而今他們亦不承認此次選舉的結果。左派游擊隊所要求的仍是要參加政府。但杜哈特是要從合法的政黨政治活動達成團結，如果他拒絕左派游擊隊參加政府，左派游擊隊即不會承認他的權威，則薩國的流血衝突即很難以和平方式解決。

二、這次薩國總統選舉，杜哈特並沒有獲得絕大多數選票，陶布森以少許之差落選，當然很不服氣，所以在薩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尚未宣佈選舉結果以前，兩者都宣稱已獲得勝利。至選舉結果宣佈以後，陶布森指控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杜哈特競選，認為杜哈特當選無效，並警告此一結果可能導致暴亂。由此可見極右派聯盟尚無妥協的跡象。

極右派「國民共和聯盟」是一個新成立的政黨，其領袖陶布森是一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因為該聯盟有廣大羣衆支持，且份子複雜，不僅是大企業者以及大、中、小地主，還有很多是無地耕種的農民。所以在這次總統選舉中，陶布森在全國十四個省中贏得十省的選票，其中有些是左派游擊隊的盤踞區。雖然極右派聯盟是代表大地主和大企業的利益，並趨向於法西斯主義，但它已成爲薩國的反共堡壘。而杜哈特的獲勝，主要是來自大、中、小城市中選民的支持。支持杜哈特的選民將迫切的等待他實踐諾言：如反對失業（失業率已達三五%）和重新實行土地改革，可是薩國大地主和大企業都害怕「基督教民主黨」的改革會走向共產主義。杜哈特是一個溫和的改革者，亦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必須在國會中尋求右派溫和派的支持，否則即無法推行他的改革政策。問題是「基督教民主黨」經過多年的壓制與打擊，今天的處境比起一九八一年杜哈特執政時期還要脆弱。一九八一年杜哈特曾和軍方妥協，並且極右派「國民共和聯盟」還沒有創立，而今天的情況已完全不同，極右派已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使杜哈特想與極右派合作，仍然很難改變他們的敵對，特別是土地改革，可能會引起極右派使用暴力。

三、一般而言，當前杜哈特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如何建立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全的基礎，爭取軍方的支持。薩國軍方的態度一向是影響薩國政治動向的最主要因素，在這次總統選舉期間，軍方確已保持中立的立場，真正做到大公無私，證明薩國軍隊已有很好的訓練。雖然薩國軍中仍然相當分歧；有的支持杜哈特的主張，有的不相信他的土地改革，但大都希望杜哈特不要干預軍方

的事務。軍方已警告，獲勝者不可試圖作軍事改革。按照薩國憲法規定，總統有統率三軍之權，但顯然的杜哈特在這方面是很脆弱的。對杜哈特而言，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軍方對其表面的支持，是因為他可保證繼續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而杜哈特基本上是反對美國軍事干預，他已聲明要以和平方式解決流血衝突，不接受任何外國部隊。在這方面可能會引起杜哈特和軍方的衝突。

肆、美國中美洲政策的評估

今年四月間，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事件，曾引起美國參、眾兩院強烈的反應，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大多數議員都同聲譴責雷根總統此一違反國際法而又可能引起戰爭的行動^⑥。因而眾院即以二八七票對一二八票擱置了雷根總統所要求的對薩爾瓦多六千二百萬美元的緊急軍事撥款及支援反桑定游擊隊的二千一百萬美元的費用，使雷根總統遭遇很大挫折。

雷根總統為扭轉此一不利情勢，更期望杜哈特能在第二回合選舉中當選總統。他把杜哈特的當選不僅視為薩爾瓦多民主政治發展的轉捩點，亦是對其中美洲政策的一大考驗。所以杜哈特在選舉中獲勝，當然會使雷根總統感到非常欣慰。

杜哈特當選總統，確實使雷根總統的中美洲政策有了轉機。雷根總統邀請具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在白宮會晤，聲明美國阻止中美洲赤化以及軍事援助的重要性。然後又發表電視演說，譴責共黨在中美洲顛覆，呼籲美國應盡一切可能的根除蘇俄、古巴及尼加拉瓜對中美洲的威脅。他不斷的向國會施加壓力，果然，雷根總統演說不到廿四小時，眾院即以二一二票對二〇八票通過了一九八四年給予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一億二千萬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以及一九八五年對薩爾瓦多的一億三千二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因為杜哈特當選總統已加強了雷根總統的立場，雷根總統立刻邀請杜哈特訪問華府，意圖利用薩國自由選舉的成功，以杜哈特作武器，繼續迫使美國國會通過「兩黨中美洲委員會」大規模經濟援助中美洲國家的計劃。

現在中美洲國家除了薩爾瓦多和巴拿馬已舉行總統選舉之外，瓜地馬拉和尼加拉瓜亦將先後在今年七月和十一月舉行大選。相同的是，這些選舉都是在經濟危機中進行。一九八三年中美洲國家經濟更趨惡化，外債已接近一百五十億美元。薩爾瓦多的國民經濟生產是負五·四%，瓜地馬拉是負三·五%，哥斯達黎加是負六·二%，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是負一·四%，都是負成長。不同的則是中美洲國家的政治情況不一，薩爾瓦多和巴拿馬是在美國長期安排和壓力下進行的選舉；瓜地馬拉是要減少美國國會的阻力，獲取美國的軍事援助；而尼加拉瓜則是在國際壓力下，為了避免衝突擴大，才聲明舉行自由選舉。可是當前除了哥斯達黎加以外，其他中美洲國家都不具備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條件，這些選舉能否結束中美洲地區的流血衝突，仍然是一大問題。

自從季辛吉向雷根總統提出「兩黨中美洲委員會」的報告以來，雷根總統對中美洲的政策已有很大改變。最主要者就是雷根總統已從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等整體的戰略利益和全球戰略的觀點來看中美洲。所以他除了強調大規模經濟援助，促進地區的經濟與民主政治發展之外，還要在軍事上防制中美洲國家的民主政治變成馬列主義在中美洲獲勝的機會。

然而美國國內對此仍在繼續爭論，在民主黨總統提名初選中，孟岱爾和哈特都在攻擊雷根總統的軍事干預，認為美國在中美洲越陷越深的政策有可能造成一個「新的越南」。最近「紐約時報」的民意測驗顯示，美國三個人中就有二人反對美國對中美洲軍事干預。顯然的，這已成爲美國大選中爭論的主題。此外，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事件，仍餘波盪漾，最近國際法庭判決美國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爲，並駁斥美國爭辯的國際法庭對該案件沒有管轄權，要求美國立刻停止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和其他直接間接的軍事行動。這對雷根政府的士氣是一大打擊，對美國在中美洲的軍事干預將帶來更多的阻力。

自薩爾瓦多政府與左派游擊隊談判失敗以來，美國在中美洲的外交活動越來越爲困難，引起雷根政府內部再度意見分歧。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孟特萊 (Langhorne Motley) 以及雷根總統特使哈瑞 (Harry Shandeman) 都不贊成對尼加拉瓜使用軍事壓力。他們認爲中美洲地區的集體防衛並不穩固，如果美國軍事干預擴大，美國可能陷入一個無法解脫的叢林戰爭。

就中美洲國家的集體安全而言，哥斯達黎加不接受美國再武裝的建議，爲了拒絕參加軍事集團，已宣布爲永久中立國。巴拿馬反對美國軍事干預，亦反對蘇俄在中美洲擴張，在中美洲緊張情勢威脅下，爲恐巴拿馬成爲東西方衝突的焦點，一直在保持中立，避免陷入中美洲地區的衝突。其他三個中美洲國家，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自一九六九年戰爭以來，前者一直要求後者歸還其所佔領的芳沙卡灣 (Fonseca) 內的曼格拉島 (Monguera)，兩者的關係非常脆弱。瓜地馬拉迄今還沒有承認貝利茲 (Belize) 的獨立，堅持對其領土主權的主張，可是宏都拉斯在今年二月已熱烈接待了貝利茲總理波瑞斯 (George Price)，使得瓜地馬拉總統梅吉亞 (Oscar Mejia Victores) 仍不熱心「中美洲防衛理事會」，並拒絕參加美、宏「閃電一號」(聯合軍事演習)，因此，中美洲國家的集體安全不能穩固，也難以阻遏共產主義在中美洲擴張。

再以美國的大規模經濟援助而言，戰後美國對外曾有兩個大規模經濟援助：一是爲了遏阻共產主義在歐洲擴張的「馬歇爾計劃」，一是爲阻止西半球出現第二個古巴的「美洲進步聯盟」。兩者的目標雖然一樣，但結果並不相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用了一百卅億美元，使很快獲得經濟復興的歐洲盟國更加強與美國的關係。而美國的「美洲進步聯盟」，從一九六二年起用了六十億美元援助中南美洲國家，結果却完全失敗。這主要是戰後歐洲國家經濟雖然已遭破壞，但是它們的政治、社會與科技基礎並未動搖。而中南美洲國家則長久以來即是政治動盪不安、社會騷亂、人口的壓力以及本身太過落後，普遍缺少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尤其是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後，中美洲國家均陷入經濟危機，亦因爲經濟危機而引發了政治衝突，再經過軍事政府的強力鎮

歷，更使地區의 各種問題激化。當前中美洲國家的危機，根本上就是國民所得分配不均、人口快速膨脹、政治混亂、技術落後，加上美國的經濟援助未能從反饑餓、反文盲、反疾病等真正能夠解決地區問題的「反貧窮計劃」着手，在無法建立經濟與政治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下，就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所以美國人民對美國給予中美洲國家的援助不大信任，對美國的援助能否使中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趨於健全和穩固，尤表懷疑。

(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廿一日脫稿)

Issues & Studies 英文月刊

「問題與研究」英文月刊 (ISSUES & STUDIES)，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及牽涉到的世界情勢的刊物，由本中心編輯出版，現已發行至第二十卷。(內容與中文版不同)。

爲使讀者從各種角度瞭解中共，該刊每期均登載：當前局勢評論、論文、原始文件、人物介紹及中國大陸大事記等。二十開本，每月下旬出版，歡迎訂閱。

售價：每冊——新台幣五十元。
美金一元五角。

訂閱：全年份——國內：新台幣六〇〇元

國外：航空：美金三十六元
平寄：美金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